



MEIDE  
TOUSHI

湖南文艺出版社



# 美的透视

〔美〕爱默生著  
佟孝功 等译  
宋静存



ME IDE TOUSHI

[美] 爱默生著

佟孝功 宋静存 等译

# 美的透视

湖南文艺出版社

076234

〔湘〕新登字002号

美的透视——爱默生散文选

〔美〕拉·沃·爱默生 著

佟孝功 宋静存 等 译

责任编辑：伊文思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原湘人版）

\*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2年4月新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5 插页：2

字数：87,000 印数：1—15,000

ISBN 7-5401-0912-6

I·722 定价：2.20元

## 目 次

写在前面·····	佟孝功( 1 )
卡莱尔·····	佟孝功译( 6 )
梭罗·····	宋静存译( 15 )
亚伯拉罕·林肯·····	钱兆伟译( 45 )
美国的学者·····	佟孝功译( 52 )
史前巨石群·····	杨 阳译( 84 )
论美·····	佟孝功译( 100 )
显赫的平民拿破仑·····	马以韦译( 109 )
历史·····	佟孝功译( 138 )

## 写在前面

美国散文作家、诗人和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新英格兰超验主义<sup>①</sup>文学运动的主要创始人。这场文学运动在美国文坛上形成一股进步的潮流，大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美国文学家，如梅尔维尔、霍桑、惠特曼、狄金森等等。爱默生的许多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旧没有失去时效，这一点最使我们感到惊奇。他的作品不仅在他的本土广为流传，成为美国自由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在世界上也被公认为极有价值的一笔文化遗产。

爱默生于1803年出生在波士顿的康科德，后来这个地方由于他和许多显赫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活动而成为美国知名的文化中心。他的前辈都是当地有名望的文化人或牧师，这对他以后超验

---

<sup>①</sup> 超验主义 (transcendentalism) 是根据康德的“先验”一词而来。由于这种观点推崇精神至高无上，给予加尔文机械宿命论的思想统治以强有力的冲击，故当时被视为异端。

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幼年丧父，由母亲靠招徕寄宿生养家糊口；姑母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善于雄辩，对爱默生在思想上和语言上帮助颇大。他从波士顿一所公立学校毕业后，进哈佛学院攻读历史，并开始阅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卡莱尔的作品，从而开阔了眼界。

大学毕业时的爱默生已经是一个思想丰富、善于思考、颇有见解的人。不久，他到波士顿第二礼拜堂就任牧师。1829年，他第一次结婚，婚后十七个月妻子即因病逝世。1833年他辞去教职，两年后和丽蒂亚·杰克逊结成伉俪，并一起到欧洲旅行。在巴黎参观“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时，他觉得人本身和自然物有着种种神秘的关系，这种体验促进了他发展中的思想体系，认为人和自然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对应关系。在苏格兰他会见了自己一向崇拜的英国作家、预言家托马斯·卡莱尔。这两个人性格完全相反，然而却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保持联系达四十年之久。这次历时一年多的欧洲之行为他的超验主义理论观点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回国后，爱默生开始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说，显示出超群的讲演天才。他的演说既流畅生动，又洗练含蓄，有很大的感染力，为他赢得许多听

众。尽管当时的旅行条件相当差，但他坚信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并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

他的第一部作品《论自然》于1836年出版，虽然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十二年间仅销售了五百册，但它的影响和作用足以使它成为超验主义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此后，他陆续有著作发表，除了演说词、散文外，还有诗歌。1841年，他的《散文集》第一卷出版，四年后又出版了第二卷。他在1847年再度赴欧的时候，他的散文作品已经驰名大西洋两岸了。

爱默生的写作生涯相当长，但是，在晚年他尝到美国内战的痛苦。内战结束后不久，他逐渐丧失了记忆力，思想也不能集中，终于在1882年离开了人世。

爱默生的著作主要有《论自然》、《散文集》、《代表性历史人物》、《英国人的性格》及诗歌、书信等。他的写作风格独特，造句精练，犹如格言，有时用一连串的形象比喻牵动读者的想象，陈述出繁芜的哲理，极具说服力。他的诗歌也独具一格，造诣极高。几乎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他的日记为基础而整理、加工成的。他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记日记，五十年如一日，所记的内容包括名人轶事、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言简意赅的格言、感发于某些事物的议论等。

爱默生一生坚持不懈地寻求真理，倡导民主、民族文化思想，宣扬自助自立的个性解放思想，为以后美国浪漫主义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美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惠特曼就特别尊敬爱默生，并有一个时期目他为“恩师”。他所领导的超验主义新文化运动，有人说可以看作是美国的文艺复兴。

作为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爱默生足足影响了一个世纪的美国文学。英国著名作家麦休·阿诺德曾经说，“在十九世纪，没有任何散文比爱默生的散文影响更大。”

本书各篇是从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编辑的《爱默生作品全集》中选译出来的。其中，《卡莱尔》、《梭罗》两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作者对文艺界名人的敬意，大部分材料摘自他的日记，那神韵简直使人无法模仿。《亚伯拉罕·林肯》一篇是1865年4月19日爱默生在悼念林肯的大会上的发言。《美国的学者》是爱默生在哈佛学院菲·贝塔·卡柏联谊会<sup>①</sup>上发表的著名演说，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震动极大，美国文豪荷尔姆斯曾把它誉为“思想上的独立宣言”。《史前巨石群》一篇选自《英国人的性格》，是一篇优美的游

---

<sup>①</sup> 是大学优秀生的荣誉组织。



记。《论美》是爱默生第一部作品《论自然》里的一章。《显赫的平民——拿破仑》是对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篇公正的评论文章，选自《代表性历史人物》。《历史》是他的《散文集》中较著名的一篇，文中谈到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历史，生命照什么方式安排它自己。

爱默生的作品在用词造句上很见功夫，所以译起来比较吃力，我们虽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限于水平，欠妥、误译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佟孝功（执笔）**

1987年1月于天津

## 卡 莱 尔

托马斯·卡莱尔是个很了不起的善谈的人，他的讲话和他的写作都十分出色——我认为比起写作来，他的讲话更为出色。

像我大多数的朋友那样，他主要还不是一位学者，而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苏格兰人，这种人你在任何马具店或铁匠铺里都可以找到；不过，很使人惊讶，他只是偶然地成了一位可钦佩的学者与作家。如果你想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是怎样讲话的，那么，你只需假定休·惠兰（花匠）除日常工作外，尚有足够的闲暇来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奥古斯丁<sup>①</sup>和加尔文<sup>②</sup>，可到头来他依然是休·惠兰；他竟轻蔑地说，那些让他讨厌的书里所写的东西全是胡言乱语，而卡莱尔正是用那种口吻、谈吐与笑声来讲话的。我称他为一个怀着“伊俄勒斯”<sup>③</sup>情感的杵锤。他身上也有你常在粗鲁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强烈的宗教色彩。这种宗

---

① 古希腊著名的唯心论哲学家，代表作有《理想国》等。

② 十六世纪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

③ 希腊神话中的风神，传说他有六个儿子和六个女儿，代表十二个风。

教色采连同他全部的性格都含有某种致命性，那就是他对基督教、犹太教和一切现存的陈规旧习都感到极度的不耐烦。他谈起话来像似一个极为不幸的人——非常孤独寂寞，周围的一切人与事物都让他不快，让他感到约束；他等待时机，冥思苦索如何把这个折磨他、充满胡说八道的世界砸个稀巴烂。显然，他很受各种各样人的尊敬，他像韦伯斯特<sup>①</sup>一样十分了解自己的价值；他的一言一行往往叫我想起韦伯斯特，并且他能够按自己的主张去看待社会。

他在英国就像伦敦塔那样著名，尽管美国没有一个凡人妄求与卡莱尔交谈；然而，即便交谈他也不会使我们（美国人）满足，或准备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他是个非常爱国的人物，决不容忍别人把他移植过去。他们把卡莱尔当成一只便于携带的钟，喜欢在不熟悉他的众人面前拿出来敲动，使一切人——主教、朝臣、学者、作家——感到意外和惊讶。同时，由于在这里（在英国）没有人指名道姓或相互介绍，所以效果极大，询问的人极多。罗顿的福斯特向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有一次带卡莱尔在某乡间旅馆的公共餐桌上用餐。一个爱尔兰的牧师不知说了句什么，惹

---

① 十八世纪美国政治家与演说家。

得卡莱尔开始发言了，起初是对侍者们说，然后是对墙说，最后无疑是对那个牧师说。他的谈吐震惊了所有在座的人。

青年人，尤其是那些主张自由观点的年轻人，都急于想会见他；但是，这却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就仿佛学生在上课之前急于想见见数学或希腊语教授似的。要想拜访他，光凭一件干净的衬衣和能阅读德文是不够的。他们对他们视如敝屣。他们宣称信奉自由，他却赞成奴隶制；他们赞美共和政体，他却喜爱俄国沙皇；他们钦佩科布登<sup>①</sup>和自由贸易，他却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一个保护贸易主义者；他们愿意吃蔬菜、喝白水，他却相信英国民族天生对牛羊肉有纯正的热情——这个苏格兰人兴致勃勃地描绘了拥挤的人群凝视着店铺橱窗里摆的牛腰肉，甚至他还欣赏苏格兰人临睡前喝的酒，他们赞扬道义上的劝告，他却支持谋杀、金钱、死刑以及其它在英国法律上相当令人厌恶的事情。他们主张新闻自由，而他却认为，一旦入选议会，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新闻记者，停止各种有害的讨好选民的演说与各种夸夸其谈。他说，“在唯一伟大的‘长期议会’<sup>②</sup>中，他

---

① 十九世纪英国政治家、经济学者，是英国自由贸易的提倡者。

② 指英国1640—1660年的一届议会。

们既神秘又沉默地坐在那里，就像开一次全基督教的会议那样严肃。我真不知道对一个混进去之后，企图把他们干了些什么声张出去的人，他们会如何对待？”他们赞同自由制度，赞成对事物不加干涉，只求给每个人以机会和动机，而他却赞成有一个严厉政府，它命令人民必须做什么，并逼着他们去做。他说，“在这里，议会每年征收六百万英镑接济穷人，然而人民还是挨饿。我认为如果他们肯让我给穷苦大众工做，让我有权强迫人民做工或向人民开枪的话，我一定能让他们有充足的玉米粉吃——要是我做不到，情愿受绞刑。”

一会儿他又站到了另外一边去。如果你极力呼吁自由贸易，他就提醒你，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一个垄断者。英国的航海法振兴了国家的商业。“圣约翰受到荷兰人的侮辱，他回国后便通过一项外国船舶应支付高额税款的法律。这就遏制了荷兰人，从而使英国商业兴旺起来。”如果你夸耀这个国家的成长，并且给他看人口统计数字的惊人结果，他就会说没有什么比看到一大群人更令人沮丧的了。他告诉我，有一次他目睹一大串足有三四英里长的人流，于是想到，“大地好比一大块乳酪，而这些人就是蛆。”如果一个保守党党员斗胆质问他为何对政治演说和典型共和政体充满

仇恨，他就会回答道：“是的，一个唯命是从，甘心按长官的命令向自己父亲开枪的愚蠢士兵的这种想法，对一个贵族的心灵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其实，卡莱尔所追求的决非这种或那种教条；他喜欢的只是伙伴之间的真诚（这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如果一个学者来到伐木者的帐篷里，或是来到一群在船上装置索具的工人中间，他个性上的任何缺陷很快就会被那些人发觉。除了真实的和健康的東西外，什么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所以说，卡莱尔这个人是一只捣毁庸俗与虚荣的锤子，他能及时看出人类的弱点，并加以抨击。他具有一种富于生命力和进取的气质，很难受外界的影响。每一个在各自的领域内刚刚有所成就的文学家、时髦的人、政客都热切想见见这个人，他的说笑曾经使他们为之倾倒。他们确自己会受到欢迎，然而，一开始就叫他们大失所望。他那坚定的、胜利的、嘲弄的辱骂搞得他们胆战心惊，踟蹰不前。他的谈话常常让你想起人们谈论约翰逊时所说的，“即使他的枪未击中，他也能用枪柄把你打倒。”

他厌烦纯理性的派系偏见。如果一个人支持某一种主张，并不是生来就支持，也不是从根本上来就支持，他都能马上察觉出来。他尊重每一个

自然事物的保卫者，尊重每一个热爱某种主义，肯为它生，也肯为它死，除开个人的事业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那种人。当然，目的越高尚越好。他恨每一个无聊的文人，如果曾给路易斯·菲利普当过多年傀儡的吉佐特<sup>①</sup>现在来写文章论华盛顿的性格，论“美”，论“历史的哲学”，他会认为那都是不值一提的。

他极其尊重现实——尊重从一个劳动者的本性涌出来的一切品质。他尽量把这种尊重化为对力量的崇拜。看来在没有完全摸清这种力量究竟是神的还是恶魔的力量之前，他就认定坚强的个性都具有一种魅力。他像连珠炮似的大肆宣扬这种学说：每一个高尚的个性都是上帝创造的，即便它包含有野蛮的热情，它也包含有适当的约束和巨大的冲动，并且不管它怎样毫无节制，终将沿着它的轨道，从远方返回到原来的状态。

英国人所推崇的礼仪（在这方面英国人的成就确实超过所有的国家），并未赢得他的尊重。他怒不可遏地反对诸如卖弄自己一类的欲望。

他在道德情操上是严肃的，他向一切尊严发动进攻，两者结合在一起无疑使他所有的讽刺更为尖锐。在响亮的哄笑声中，他剥下伪装者的外

---

<sup>①</sup> 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衣，显露出干巴巴的假道学，听任人们奚落；另一方面他却诚心诚意崇拜一个人所具有的不论何种热忱、坚强、仁爱或其它善良天性的征象。

在他的素质中没有什么比他的幽默，比他那体贴、俯就的良好天性更根深蒂固的了，他就是以这种性格来观察每一件存在的事物的，仿佛一个人观察一只老鼠似的。他认为完全健康的人都爱嬉戏，所以遇到沉闷的事或是悲剧，他从不显出严肃的样子。

他的指导才能就是他的道德心，以及他对真理和正义的重要性的理解，但那是天性方面的真理，而不是教条方面的。他曾经说：“老实讲，在英国没有宗教。那些在伦敦著名的马市场上闲逛的贵族们——他们无所事事，也没有一句正经话可说，他们却拥有这么大的说谎教堂。生活就是个大骗局。”比较起来他喜欢剑桥而不喜欢牛津，但他认为牛津和剑桥的教育使青年人变得顽固不化，正如同冥河水使阿基里斯<sup>①</sup>变得刀枪不入一样。因此，当青年人从那些大学走出来的时候，他们说：“如今我们什么也不怕。一切学位我们都有了，我们的外衣强硬无比，足能抗拒宇宙中的真理。不论是人还是神都无法刺透我们。”

---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传说阿基里斯经过在冥河里沐浴后变得刀枪不入。



他敬重惠灵顿<sup>①</sup>的真诚，敬重他决心永不说任何一种谎话。埃德温·查德威克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该人曾提议供应伦敦每一所住宅纯净的水，按一个人头六十加仑计算，每周收费一便士。卡莱尔认为，在当前一切宗教处于腐败与衰亡之际，一个人保证能做到的唯一宗教上的礼仪也就是彻底洗洗自己了。

当然，1848年的新法国革命是他所经历的最伟大的事件。他感到极大的满足，因为这次事件教育了大骗子路易斯·菲利普，让他明白了天底下终归还是存在着上帝的公理。沙皇尼古拉是他崇拜的一位英雄，因为在欧洲的许多丑行中，所有的宝座都像用纸牌搭的房子一样纷纷倒塌，没有一个国王有点儿良心，肯为自己的王位开一枪，而是人人改头换面，狼狈逃出帕西<sup>②</sup>的关卡。只有一个人留下了，他相信是全能之神把他安置在那里去统治他的帝国的，并且在上帝的帮助下，他决定坚持下来。

对这艰难困苦的时代，卡莱尔是十分严肃的。他早就预见邪恶即将来临，不过，以为在他这一代是不会到来的；可现在它却来了。在邪恶中他所见到的唯一的好事就是，那些令人极度崇

---

① 十九世纪英国的将军，曾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

② 原为巴黎的一部分，位于巴黎的西部。